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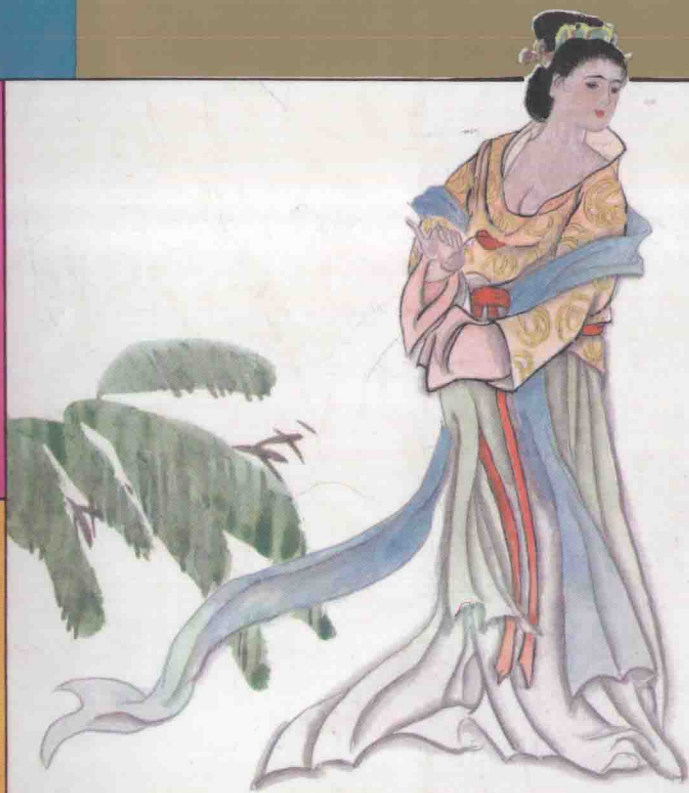
思妃 主编

插图本

历代

宫廷艳史

『辽金元卷』



目 录

迎才女以姑嫁侄 逼投环千古奇冤	(5)
萧燕燕入宫得宠 韩德让封王赐姓	(20)
完颜亶我行我素 众宋女献歌献舞	(82)
释前怨太后进美 完颜亮诛杀嫡母	(91)
旺楚克恣意欢乐 扎鲁特终被平定	(102)
查干汗献女求和 铁木真又结良缘	(116)
那仁汗兵败被虏 疑娇妻促成良缘	(149)

元太祖征途猎色 (176)
六盘山一命归阴

破乃蛮方得歌壁 (267)
篋儿乞又献忽兰

元武宗独宠淫僧 (304)
皇太后秽乱后宫

为寻欢拜僧为师 (320)
元顺帝淫乱亡国

辽

公元 916 年——公元 1125 年

辽是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创建的。公元 916 年，耶律阿保机建国，国号为大契丹。公元 947 年，改国号为辽，公元 1066 年又重称大辽。辽与北宋对峙，是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封建王朝。公元 1125 年，辽为金所灭，共历九帝二百一十年。

金

公元 1115 年——公元 1234 年

金是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创建的。公元 1115 年，女真贵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称帝，国号为金。定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阿骨打死后，太宗完颜晟先灭辽，后灭北宋，曾迁都中都（今北京）、开封等地。金是统治中国北方的一个强大政权，与北宋、南宋、西夏先后并立。公元 1234 年金在蒙古和宋的联合攻击下灭亡。共历九帝，一百二十年。

元

公元 1271 年——公元 1368 年

公元 1206 年蒙古族贵族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公元 1234 年灭金，公元 1260 年忽必烈即位，于公元 1271 年定国号为元。公元 1279 年灭南宋，定都大都（今北京），统一全国。由于元统治者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使整个元代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彼伏此起。公元 1368 年，朱元璋攻入大都，元亡。元代共历十一帝，九十八年。

迎才女以姑嫁侄 逼投环于古奇冤

诗曰：

缘分尽了，闺中香梦残；缘分尽了，要好也再难；缘分尽了，恩成怨；缘分尽了，好言当恶言；缘分尽了，动不动变了脸。

辽王朝共传了九任皇帝，其中第六代皇帝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妻子名叫萧辑斤，这萧辑斤史称钦哀皇后，乃是大名鼎鼎的述律平之弟阿古只的五世孙女，她给耶律隆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辽圣宗耶律宗真，另一个是皇太弟耶律重元。为了从根本上长期控制儿子，萧辑斤作主，让儿子娶了她的弟弟家的萧挾里，萧挾里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耶律洪基。耶律洪基长大成人以后，却看上了萧挾里的堂妹萧观音，亦即他的姑母。

那时的萧观音年方二八，长得容貌出众。有一首词道得她的容貌身世，词云：

“架上蛟绡初剪，试看晕红深浅。自是妆成怜瘦影，却把胭脂浓染。锦帐更风流，合德生香吹遍。一

带柔条疑艳，绿刺细垂深院。买笑黄金颁内府，故
故含颦相见。薄倖恨东风，绛雪吹残千片。”

按照契丹部族保存的上古初民部落互婚的传统，萧姓女子都应该嫁给耶律氏男子的。可毕竟辈分上差了一辈，倘若嫁过去，见了昔日的堂姐萧辇斤，是叫她姐姐呢？还是称她婆母呢？萧观音感到很委屈。

萧观音自小工诗词，诗词本是属于南朝汉人弄的玩艺，在学诗填词的过程中，南朝汉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逐渐植根于她的心中。当时的宋朝，正是程朱理学盛行，讲求男女授受不亲，主张重纲常，正人伦，自己一个黄花闺女，却要以姑母的身份下嫁给侄子，这不是乱了人伦吗？少女的心中涌起了阵阵愁云。

这天，萧观音正在自家的后花园把玩唐人严恽的诗句：

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

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

忽闻门口吵吵闹闹，像是有什么喜庆的事情正在举行。

正疑惑间，只见贴身丫鬟气喘吁吁来报，说由皇太后、皇后两人作主，已决定将她许配给燕赵王耶律洪基为妃，朝廷派来行册妃礼的押册副使已经到了她家门口的接官厅内，老爷请小姐赶紧出去接旨。

心乱如麻的萧观音一片茫然。她不知道该不该接旨。燕赵王是当今皇上唯一的一个儿子，将来很有希望成为皇上。那时由王妃而皇后，由闺中小姐而母仪天下，这诱惑力是够大的了。但姑侄夫妻，生儿育女，这……？

丫鬟仿佛是猜透了她心思似的，说道：

“小姐，我看您是中南蛮子的诗呀、词呀的毒太深了！我们大辽可不学汉人那么多臭规矩，皇太后、皇后，她们的话就是圣旨，小姐想想看，圣旨可以抗吗？再说老爷、太太怎么办呢？”

这丫鬟罗里噜索地说了半天，就最后一句让萧观音动了心。是啊，年近花甲的老父萧惠正因领兵征讨西夏全军覆没而大受朝臣攻击，当今圣上虽没有追究，但伴君如伴虎，现在不追究，是不是永远也不会追究了呢？

思及于此，萧观音长叹一声道：

“罢了，罢了！谁叫我生在大辽，又是个孝女呢！”

于是，“一枝梨花春带雨。”衣衫略整，她就出去跪拜接受了册封。

几天以后，鼓乐、百戏声中，萧观音被接到燕赵王宫，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

燕赵王府里也有花、有草、有山、有水，可就是缺少一种气氛。作为丈夫，耶律洪基对她也不是不体贴，蜜月里他们几乎每天都如初夜，看丈夫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可以发现他还不是拈花惹草的老手，可一个人活着不能总是衣食男女啊！

燕赵王府里的围墙真高啊！住在里面像住在井里，往上看去，只露出一块蓝天，萧观音有一次暗想，要是能到外面去看看就好了！

婚后不久，随着蜜月的结束，丈夫很快就恢复了他那“喜游猎”的性格，开始游山玩水，射猎。

辽以鞍马起家，萧观音对丈夫的此一举措开始时也不以

为异，“毕竟总比窝在家里好些！”她心里暗想。

耶律洪基对她还算体贴，知道她嫌府气闷，因此，在狩猎时偶尔也带上她。

这段期间，萧观音是用赞赏甚至崇敬的眼光来看待丈夫和这个世界的。

她甚至为丈夫围猎时的英武而大唱赞歌：“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都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

老天爷也仿佛是给这对小夫妻助兴，重熙 24 年 8 月丁亥日，辽兴宗耶律宗直一病不起，己丑日，崩于行宫。燕赵王耶律洪基入承大统，成为辽道宗，萧观音顺理成章地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

耶律洪基这皇帝的宝位来得可不容易，当时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他的叔叔耶律重元，按照洪基的祖母，他称帝前的太后萧辑斤的打算，是想把耶律重元推到金交椅上去的，重元审时度势，觉得老娘过于天真，自己不是燕赵王的手，于是，就把太后的这一“阴谋”密报给侄子耶律洪基。

洪基闻报大喜，为了表示对叔叔的感激之情，特封重元为皇太叔，免拜不名，又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赐以金券、四顶帽、二龟袍等御用之物。

妻以夫贵，耶律重元的老婆也一天比一天“妖道”起来。整天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史称“以艳冶自矜”，与她同时代的北宋诗人，文学家苏东坡有两句诗叫“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惜上美人头”，虽然讽刺的不是她，但用来形容这位因丈夫打小报告升官而不可一世的“皇太婶”却也可称恰到好处。

一向端庄淑谨的萧观音对于这位“婶婆婆”的所作所为

十分地不以为然。

在一次宫廷宴会上，萧观音安排了一组伶官演了一出俳优，戏中将一个年老贵妇人种种“不服老”的举动作夸张性表演，一边看戏，萧观音一边叹息着对坐在她身旁的“皇太婶”说：“为贵家妇，何必如此！”

萧观音用心良苦的规劝，被“皇太婶”当成了嘲讽，辽道宗清宁9年7月戊午日，皇太叔耶律重元在其儿子涅鲁古的胁迫下起兵反叛，幸得公忠体国的一干文武保护辽道宗，耶律洪基才得以扫平灾祸。乱平以后，耶律洪基自以为已成为不世之英主，于是，更加放情山水，渐渐地把国事交给平叛中表现过于“出色”的耶律乙辛，而自己则去猎虎射熊。

大约就从这个时候起，耶律洪基与萧观音夫妇二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耶律洪基屡屡外出，而将萧观音丢在宫中。见丈夫一副“人莫予毒”的样子，萧观音屡屡婉言进谏。最常说的话就是“陛下既为天子，就当替天治国，打理朝政，抚育万民！”而耶律洪基根本听不进去妻子的劝告，他希望妻子能在他射猎时再作上几首“威风万里压南邦”之类的诗，可萧观音根本不肯助这个兴，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开始了。

萧观音虽是个女流之辈，但她对丈夫的爱却是既专一又持久的。为了挽救她和耶律洪基这垂死的爱情，萧观音挥笔写下了一组题名为《回心院》的词，这组词计10首，其中最感人的一首这样写道：

扫深殿，闭火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
青苔厚积面。

拂象床，侍君王。挽香枕，一半无云锦。为秋
来辗转多，更有双双泪痕渗。

却说萧观音不仅才貌双全，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回心院》是组曲，要求两架琵琶合奏，可是，能与皇后合奏的人却只有赵惟一，连高长命都跟不上。

当时，在服侍萧观音的后宫奴婢中有个女子名叫单登，也会弹琵琶，她本是叛臣耶律重元的侍妾，重元谋反事发，她不及逃走，被罚入后宫为奴。许是受了“皇太妃”的“熏陶”，单登总是想出风头，哗众取宠。见皇后称许赵惟一，她感到不服，便时常贬损赵，善良的萧观音虽觉单登“碟子里扎猛子——不知深浅”，但还是很大度地安排她和赵比赛，结果连单登自己都听出来了，自己实在和人家差得太远。

按理说，既然技不如人，就该苦练本领，可单登却不这样想。她的心理充满了怨毒、仇恨——不仅仅是对赵惟一的，更是针对皇后的。单登为什么这样仇恨皇后呢？这里面暗含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是重元之乱刚刚被平定，单登罚入后宫掖庭不久，爱好音乐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不知从哪里得知他这个“小婢娘”善弹琵琶，于是，突然来了雅兴，派人传召，命单登前来侍候。

水性杨花的单登一听皇帝召见，立即打起精神前往。

参见已毕，但见她横置琵琶，眉目含情，信手拈来。

坐在耶律洪基身后的萧观音一见单登这贱兮兮的样子就烦了。当着她的面，就对耶律洪基说了一番“诛心”的话。其中最让跪在一旁的单登受不了的有下面这样几句：

“此叛家婢女，中独无豫让乎？安得近御前！”大意是说，

单登乃是重元的家属，不能不防备她学春秋战国时晋国有名的刺客豫让为了报主人的杀身之仇，自甘下贱以求临场一击。因此，不应把这样一个“问题人物”留在皇帝的身边。

“依爱妻之见，”耶律洪基试探着问“该怎样处置这个女子呢？”

“出遣外直！”萧观音简短地答道，就是把单登送外廷。因了这件事，单登打心眼里恨死了萧观音。这种杀夫之仇，羞辱之恨恰巧被怀有野心的大奸臣耶律乙辛所利用了。

单登和耶律乙辛一在宫内，一在宫外，她和他是怎样勾结上的呢？

原来，单登有一个妹妹嫁给了一个名叫朱顶鹤的教坊供奉，朱顶鹤乃是耶律乙辛的男宠，因了单登妹妹，妹夫的里勾外连，他们结成了死党。

前面已经提到过，耶律乙辛在平定皇太叔耶律重元之乱时表现“出色”，因为这“出色”，他先是被“拜此院枢密使，进王魏，赐臣时翊圣忠平乱功臣”，不久，又被授予“加守太师”——代理太师的职务，操纵国政。这样一个人物又怎么会与皇后结下怨仇呢？

原来，婚后不久，萧观音曾为耶律洪基生下一个儿子，此子名浚，后被立为皇太子。

太康元年，太子开始辅政，夺去了耶律乙辛的一部分权柄。夺权之仇，不共戴天，乙辛遂决定报复。他的方针是：欲攻太子，先必攻皇后！母以子贵，子靠母荫，太子身上不好找茬，就在善良的皇后身上下手。

怨男怨女，耶律乙辛和单登勾结在一起，策划出了一场

“千古奇冤”。

公元1075年11月的一天，单登在乙辛的授意下，拿着一首词来见萧观音。

“什么事啊？”萧观音见自从与赵惟一比赛失败发誓不摸片纸的单登手里拿着一张纸，好奇地问。

“回皇后娘娘，”单登毕恭毕敬地答道：“奴婢新近得到一首词，据说是南朝宋国忒里蹇所作。”

“南朝皇后作的词？词名叫什么？”

“回皇后娘娘，叫《十香词》。”

“《十香词》？你拿着它进宫来干什么？”

“奴婢大胆，自上次与赵公公比赛琴艺，觉得输的不仅是琴，奴婢于填词吟诗之道，知之亦少。因此，拿来宋国忒里蹇所作的新词，想请皇后帮我抄下来，度成曲，令奴婢试唱，以娱后宫！”

“难得你有这份心劲！”萧观音胸无城府地说，“就成全你了吧！”

“那太好了！很早就听说皇后娘娘的书法是宫中一绝，今日有幸得见，堪慰平生！”单登害怕萧观音变卦，又连拍带吹地夯实了一下。

萧观音接过单登跪呈上来的那首词。看着看着不由皱起了眉头。

这首《十香词》是这样写的：

青丝七尺长，挽出内家妆，

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

红绡一幅强，轻兰白玉光，

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
芙蓉新失艳，莲花落故床，
两般总堪比，可似粉腮香。
糟跻那足比，长并学凤凰，
昨宵欢臂上，应惹领边香。
和羹好滋味，送语出官商，
定知郎口内，含有暖甘香。
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芳，
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
既摘上林蕊，还亲御苑桑，
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
凤靴抛合缝，罗袜卸轻霜，
谁将暖白玉，雕出轻钩香。
解带色已颤，触手心愈忙，
那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
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和装，
元非嗽沉水，生得百花香。

“这首词怎么写得这么肉麻？为什么一点也不像我经常读到的南朝晏、苏、欧诸家词？”萧观音在心里暗暗问自己，也暗暗埋怨自己：“早知是这种写得既浅又露的词，就不该一口答应下来帮单登抄写，度曲。”

思忖了一下，萧观音下定了决心，她严肃地告诫单登：“这首词写得过于香艳肉麻，不适合女子来读。我本不该答应帮你抄写、度曲，但既已允诺，不好全变。如今作了个小小的变通，只帮你抄写一份，不度曲，因为它根本不适合在后

宫演唱!”说到这里，萧观音顿了一顿，用更严肃的口吻说：“你可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那好，拿纸笔来！”

单登奉上早就准备好了的纸笔，研好墨，萧观音接过来刷刷点点，不大功夫，就将那首《十香词》抄写了一遍。抄完之后，萧观音意犹未尽，于是口占一首七律，书于纸后，诗云：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诗中明咏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冶容误国史事，赵家妆盖由赵宋王朝忒里寨引发而来，乃是由以讹传讹的《十香词》想到了“汉王”的皇后，又由汉王的皇后想到放荡风流的赵合德、赵飞燕姊妹二人，最后两句以一切皆空，帝王已成粪土，只有月光千古不变，暗蕴戒人马及自戒之意，是一首难得的咏史好诗。

诗成，当萧观音还浸沉在咏史的悲凉慷慨之中时，单登已将她亲手抄写的《十香词》以及那首口占诗一起交给了蓄谋已久的耶律乙辛。

几天以后，趁道宗单独召见的时候，乙辛奏报，说有宫婢单登、教访朱顶鹤状告伶官赵惟一，事涉皇后，不敢自专，特请皇上定夺。

一向懒散不愿理朝的辽道宗耶律洪基听说有人状告皇后，顿时紧张起来。不管怎么说，皇后是他自己的妻子啊，于是，问“什么事牵涉到皇后？”

“回陛下，”乙辛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说：“臣不敢说。”

“太师，这又何必，”耶律洪基肃然。“俗话有云‘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只要有证据，朕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

“陛下请看。”乙辛呈上那首《十香词》。“这是不是皇后写的？”

“从字体上看，确是皇后所书。”

“那么，请陛下仔细玩味一下这首词，看看它说了些什么。”

“朕不惯文书，你细细讲来。”

“是！”乙辛答应了一声，立即展开如簧之舌。他先简单地说了词与诗的区别——除了字数、行数不像诗那样整齐、划一以外，词大多写一些正人君子们所不屑的东西，是以人称“诗之余”，在南朝五代时，有一个温庭筠，他创了一派词风，叫花间派，像南唐后主、前主等都走这条路子，写一些调情、偷情韵事，观皇后所写的这首词，颇有温庭筠之遗风啊！

乙辛真够毒的了，他不顾事实，唯有“偷情”一词最懂，洪基见皇后有“偷情”的嫌疑，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下令皇后与单登等人对质。

善良、美丽的萧观音哪里想到一首抄录的词会惹下这么多麻烦，幸亏抄录时她长了个心眼，留下了原稿。所以当耶律乙辛和另一名奸臣张孝杰讯问时，她以原稿作证，说明该词不是自己所写，而是应单登之请，帮她抄写的。

可一门心思必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的耶律乙辛岂肯善罢

干休，退堂以后，这两个奸臣仔细研究了那首书于《十香词》之后的《咏史诗》，认为该诗可助他们成其好事。

“老太师！”差不多与“老太师”同年的张孝杰肉麻地叫了一声，奸兮兮地开了腔。“我看这四句诗里可以做些文章！”

“噢，愿闻其详。”

“太师请看，这首诗名为咏史，实为调情，若将其中这么这么解释一下，不由陛下不信！”

“啊，对！对！真有你的，不愧是读书人出身！”乙辛交口称赞。

“哪里，哪里！”张孝杰故作谦虚，接着话锋一转：“不过，倘若想将此案坐实，还须找个人证，光有诗作物证是不够的！”

“这个嘛，”乙辛略一沉吟，说道：“就交给你了，拿那个赵惟一开刀。还有那个什么高长命，从这些人嘴里掏口供，张大人是最内行的了，我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得了乙辛的钧旨，张孝杰寅夜提审赵惟一、高长命两人。严刑逼供拷打之下，赵惟一昏死过去，张孝杰拿出早已写就的判词，拉过已经昏死过去的赵惟一的手，划了押。

“取证”工作结束后，乙辛来见耶律洪基，说，经过审问，赵惟一又供出皇后与之关系暧昧的新罪证。

“新罪证？”耶律洪基不以为然地问。

“是的。”

“讲来我听！”

“这……”

“我的好太师，我最看不惯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了，讲吧，快讲吧！”